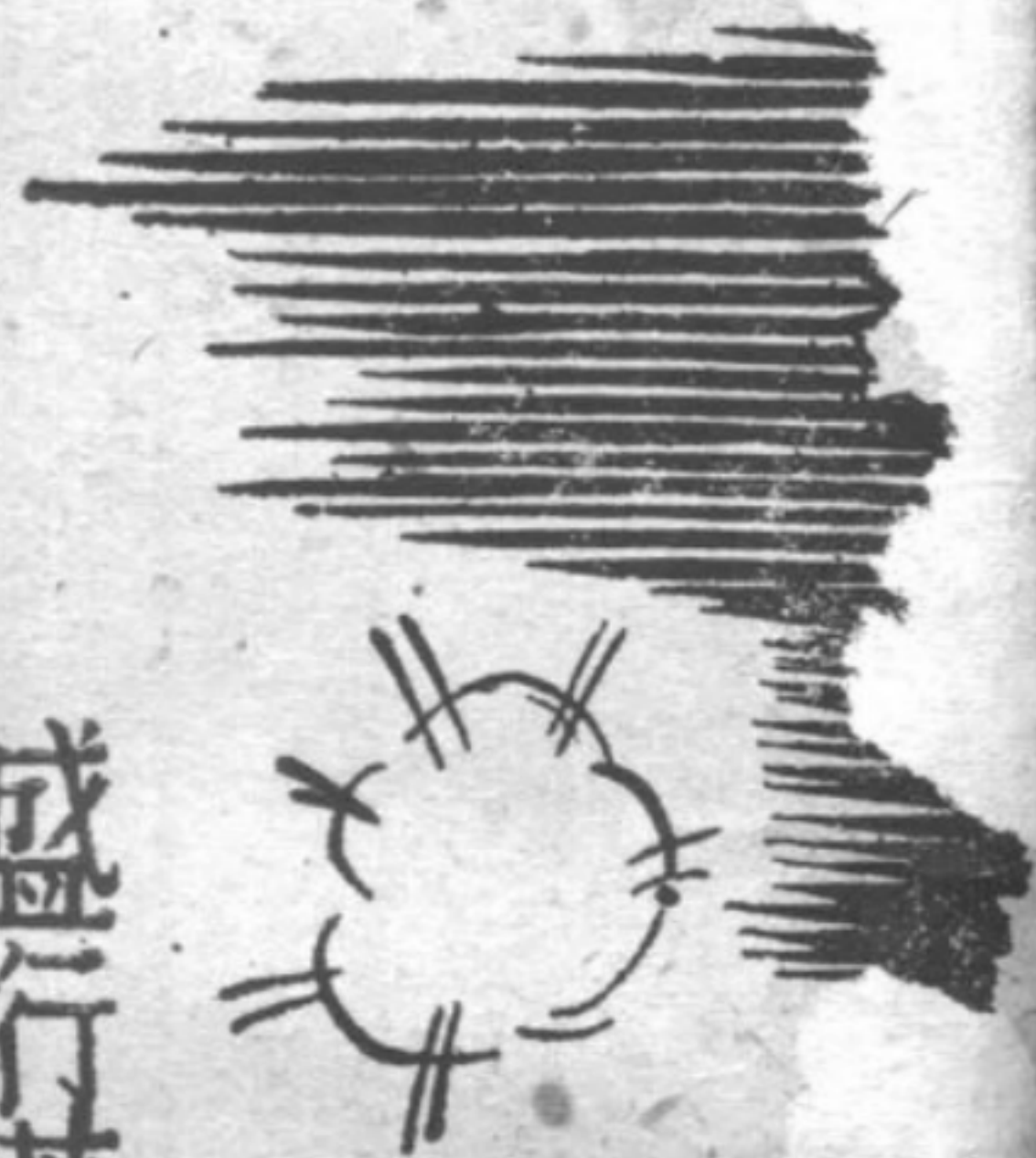




C0757445

戰地血花

盛行著



慶祝勝利！
一九四五

過漫漫長夜的

從業

代

序

老友頌英：

我形容不出自己快慰歡騰的心緒，當迎接勝利的來臨，八年苦戰，終於實現了我們的口號，而私的方面，久別時念的親友，將有相敘言歡的可能，也正是歷來所冀希的。

果然，在祝捷聲中，我們盛社臣先生偕同夫人陳寧先生，回到了故鄉。第一次握着遠旅人的手，直使我滴下熱淚。我們訴談幾年中鬥爭的狀況，然後替幾位犧牲了的同志們追悼；我們的情緒，在悲歡離合中，交織了喜怒哀樂。

我們追溯話舊，提到了威先生的寫作。當時他在報章雜誌所發表，而經其夫人剪集的，粘有二本『大時代』，和一本『戰地什寫』。他是怎樣英勇地

在鬥爭中，寧波淪陷了，他會流淚到孤島。幾本集子，幸經陳寧先生，在敵人叛國的午夜裏，搶救出來，（因了這時的危險，使夫人患了心悻病。）委予隱藏。雖然為着敵偽掃蕩的嚴厲，不得已毀滅了許多有價值的照片，但兩本集子，現在終由陳寧先生，親自發掘出來，使得在勝利的今天，可以痛快披閱。

為慶祝勝利，為紀念抗戰的工程，我們慇懃他把集子出版；他又這麼謙抑地推託，你從前常說他在浙江省第三屆小教試驗檢定，担任口試官時的嚴肅而和藹的態度，給予我們良好的印象；但你當知道別來幾年，他還是這副樣子。

經過一再的催動，他才決定把『戰地什寫』先予出版；因為它是記實的隨筆，可給沒有到過戰地的人們，知道些實在的情形。至於其他言論述作，將來另收到文集裏去。

現在他開始整理，他前在浙江省文化人回鄉服務戰地服務隊，去到浙西工作時，所採集的大部份，和皖南寧波作戰時情形，編為『戰地血花』。這些文字，一部份曾以『威先生巧父』的筆名，在滬甬報上發表過。大致分為：1 敵寇暴行 2 義民反抗的故事，3 英勇的抗戰羣衆，4 敵寇淫燒殺，5 抗戰將士的壯烈精神，6 戰區工作情形。

今請你在滬接洽出版機關，原稿准由他自己帶來；因為他辭謝我們邀他參加工作，而願澹泊地去做文化工業的從業員，所以他不久會到上海來。

老友！你近在也該高興得跳跳笑笑，經受過漫漫漫漫夜的窒息，現在得吐着了一口氣了。

我們長嘯！我們高歌！我們狂歡地來慶祝勝利！

——堅文——

九，九，一九

(戰) (地) (血) (花)

目次

代序……………一

敵寇暴行——姦淫燒殺

要！花姑娘……………二

淪亡我們道德……………三

東洋鬼子放的火……………四

兒子的慘劇……………五

滾釘板……………六

海上慘景……………七

義民反抗的故事

最後一個……………八

毛姑娘……………九

復仇……………一〇

野山筍……………一一

石塊斃敵……………一二

英勇的抗戰羣衆

二千元的頭……………一四

竹槍木砲……………

怒吼吧……………

炸橋與毀路……………一

紅槍會……………一九

遞步哨……………二〇

敵寇方面情況

天空掉下子彈……………二二

與我為友的敵哨……………二三

「大神御守」……………二四

「偽軍」……………二五

抗戰將士的壯烈精神

張連長死守江北……………二六

戰士之死……………二七

連長的頭……………二九

戰區工作情形

慰勞傷兵……………三〇

兩夜移動……………三一

梅溪三夜……………三二

慶功宴上……………三二

在一個涼亭裏，和張老頭閒談着，他告訴我們他所碰到的一件事。吸着旱烟，講鬼子的暴行，與怕死的醜態，真覺得可氣可笑。事實是這樣的：張老頭在十幾歲時從紹興到孝豐，憑着一雙手，勤儉起家。以幾十年的心血所積聚，建造了一所樓房，購置了不少傢具，這些財產是他很不容易的積蓄起來，所以他決不肯平白地放棄。雖然聽到了槍聲，並且敵人向這兒來，但他已預備好，準要守住家園。

好在他的屋是靠着山坡，並不是沿着大路。緊閉的門縫中，遙見大隊的敵騎，還從大路通過。天暗下來，敵人便燃

要！花姑娘

燒起道傍房屋，一段段取光照耀。第二天早上，兩個敵人從後山過來，敲着張老頭的門，張老頭並不過份驚惶，祇把身子躲在柴叢中。

敵人撬開了門，登堂入室，東翻西找，尋到了滿埕的醇酒，還有過年的醃雞。得着了這些東西後，獸軍跪在地上，側到酒埕，暢快的飲了，吃得快要醉了，便又向各處搜尋，見到稍好的東西，擲向身上一塞，大些

的不能攜帶的，則儘量毀壞，最後他索興預備放火，向柴叢中去取引火物，那時，却發現了這個張老頭。

敵人吃了驚，恨恨的把張老頭扭出來。另一個敵人狂笑着在傍嘍咕一會，於是向他說着生硬的中國話：

「要！花姑娘……年輕的花姑娘，兩個，快……你的命。」槍上的刺刃，已在張老頭的心窩前。

「那裏有，誰都逃走，叫我那裏去找？」張老頭不住的搖着手，表示花姑娘確實找不到的，同時希望不要刺他。但是敵人毫不客氣把刀尖戳過來。幸而張老頭眼快，把身子一側，讓出了鋒芒，胸前鈕扣割落了，皮膚上癢癢的有些兒擦着。

「要！花姑娘，一定要去找來！快……

……一個比較年輕的敵人，這樣斷續地說。並且阻止刺張老頭，嘍咕着的意思，大概：「老兒慢些可殺，祇要他花姑娘。」兇獠的形容帶着嘻笑，一望而知勃發了獸慾。

於是槍干掉了頭，槍杆頻頻落在老骨頭

淪亡者們的道德

有人說：敵寇放縱獸兵，任意姦淫婦女，這不單純的爲了獸慾衝動，是含有毒辣用意的，他要把我們幾千年來高尚道德爲我國民所重視的「禮」和「恥」，來整個破壞，使我們沒有維繫的根本，使我們忘記了「禮」與「恥」。這樣，我們固有道德淪亡了，我們中華民族便容易給他滅絕。

以事實印證，這句話確乎不錯。敵寇的獸行，不僅爲發洩性慾，從長興城裏逃出來的一個商人，曾向我告述了以下的情形：

有一次，駐在長興城裏的四個獸兵，在下半天闖進一家小什貨店裏，逼管店婦人和她的子女走入內室。一個獸兵先發警告，意思說：「令出必行，不許違逆，否則鞭撻不赦，或者結果性命。」

在這個武力威脅之下，不容使你倔強，反抗，祇得聽其擺佈。於是四個獸兵，脫了衣服，叫她們看樣脫得赤條條，她們要求把前面的門關閉上，也不允許，讓街上行人，隱約的可以看到。

婦人的女兒，年已破瓜，她兒子也有十外歲。獸兵一樣的叫兒子裸了體，令他立在傍邊看；並且不許她們用手掩臉，或者閉上眼睛；一定要面面相覷，不得遮羞。然後兩個獸兵，侮辱一個女人，最後復一一輪姦。

直到一個漢奸來找尋他們，終算罷休。同時却令漢奸也脫光了，光了身去強姦母女，他們在傍嘻笑。

誰相信世間有這樣不顧「禮」「恥」的獸類，然而要滅絕我們的敵人，因爲要淪亡我們固有道德，便有計劃地做出這種勾當來，所以說：「獸兵的姦淫婦女，不單純由於性慾衝動。」是不错的。

上捷捷作聲，任憑拷得半死的張老頭伏地求饒，他們祇是：

「要！花姑娘，快！……」

忽然，遠處幾響槍聲，把這兩個獸兵嚇怔了。他們恐怕碰到游擊隊，立刻惶急地想逃命。怒火像澆着了冷水，酒醉紅了的臉，驟然翻白。慌張的情形，直如喪了魂魄，爭先奪門，在門檻上絆跌一交。軍帽落地，而槍聲又響，牠們竟棄帽飛跑，抱頭奔竄而去。

東洋鬼子放的火

船到桐廬，路上岸便覺得景况不同；燒得焦爛的木頭，擺在江邊，多得非凡，表示了這裏遭過大火。走進了城，是一片瓦礫，斷牆殘壁，有的還高，有的低，像中熱鬧的街道，估計有成百成千的房屋被燒了。但誰能估得出這裏已經有多少財產變成了灰，而這灰又是那一些老百姓的心血！

立體戰爭，確分不出前線與後方，這裏離戰地是很遠的，然已受到這樣嚴重的災殃——是去冬敵機擲下燒夷彈，延燒了二晝夜。——現在滿目淒涼，使我心頭上起了無窮的感傷憤恨；於是拾了炭煤，在灼紅的殘壁上，抄了戰時讀本裏一句：「東洋鬼子放的火！」寫得斗樣大。

打從於潛，翻過天目，到了孝豐縣城，桐廬的慘狀，又現在眼前。全城房屋，不過剩了十分之一二。有幾幢水泥門面，還屹立著，想見縣城繁華，決不在慈鎮之下，可是現今幾乎全成瓦礫，而頹牆上，還留有血漬，原來這裏曾經有過巷戰。

出了此城到安吉一帶路上，兩傍十里路內，沒有完整的房屋了，但內中有幾幢，却沒有理由的碩果僅存。因之有人說：「鬼子放的火，一如孩子們在野外燒草叢，是隨手亂動的放野火。」安吉縣城裏，份外燒得光，爲了鬼子進過了好幾次。全城剩了幾幢樓房，現在做了縣政府。境內各鄉鎮，也全都被焚。像遞鋪被燒被炸好幾次，西畝六十三戶燒至僅剩三戶，桂溪在敵人四次進擾時，也全燬了。

總之：如果說殺人是鬼子的本性，那末放火是鬼子的嗜好。據說，他們沒事做時，便去燒幾幢房子，看看星星之火，漸成燎原，火燄熊熊，火花飛濺，這樣，拍手歡呼，用以取樂。至於其他放火的理由；也有好幾種：一、要焚化傷亡士兵的屍體——沒有死的傷兵，他們爲了救護不便，都就活活的焚化。——二、要夜行軍時當火把，三、要以焚燒來當先鋒示威，或者作爲潰退時的掩護；四、恐怕有游擊隊居住；所以在鬼子們放火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當泰晤士報記者視察到東戰場來，他看到各地燒得這麼廣時，起初以爲是我們整壁清野自己化去，及至後來他親眼看到梅溪被燒，才明白敵人慘酷野蠻的動作，才高聲地喊起：

「東洋鬼子放的火！」

殺子的慘劇

長興、安吉(浙西)的鄉間

，敵人正不知到過幾次；在我軍不備的時候，乘虛而入，殺燒擄掠，騷擾一番，一經我軍反攻，便又崩潰退出。然而被佔領雖祇短短的幾天——甚至一個夜，但地方云已不堪其荼毒了。那邊的老百姓，好像已經習慣了這種苦痛，縱使敵人佔據，也祇能暫避而已。炮聲祇管他響，敵人還遠着；火敵見到了，槍聲聞到了，還是讓宅。及到眼見了敵騎，才逃奔到山巒裏，躲在樹叢中，姑且暫息。要是敵人一搜索到山上，那末他們就束手待斃。是哪！他們是沒有可以抗敵的武器的，能夠死裏逃生，那是僥倖。

因着自己求生，不去和敵

人拚命，而把無知的嬰孩殺死，這不是太愚笨了。然而赤手空拳者，究竟敵不過機關槍，為要保全多數的生命，免作無謂的犧牲，不得不狠一狠心腸，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這樣可憐悲慘的情形，誰又相信是人世間的事啊！

楊梅山在安吉的南鄉，山還高的，樹林也很密。雖然一邊沿着長興至杭州的公路，一邊又是通安吉的大道；祇因就近民衆，為躲避便利起見，大家也就在見到敵人來的時候，扶老攜幼，躲避到楊梅山上來，大概往往有三百多人。

五月十二日，大家躲在山上過一夜，第二天敵騎縱橫，不敢下山做故事；肚子餓了，祇得讓宅。天又暗下來，敵人馬路綽在公路和大道上經過。專事探望的人，來告訴說敵人在山脚下宿夜模樣，再去看，果然公路和大道傍邊的山根樹叢中，滿佈着敵人營帳，這樣，山上的人都怔住了。以為如果敵人搜索到山上來時，大家不是完了嗎。

有什麼法子呢？提心吊胆坐以待斃。大家連呼吸也不敢，恐給敵人聞着了。餓不住的孩子們，好在已有求生的本能，祇低聲喊着：『媽媽！餓得看不見東西。』但是幾個無知的嬰孩——一二歲吧——他還不懂得生死，祇管啼哭，他母親已餓得沒有乳水，嬰孩當然越餓越嘶，終於嘶得眼淚枯涸，聲音低弱，然而在靜夜中那低弱的嘶聲，還覺得很響亮，還覺得要給敵人聽到似的。因之，大家都沒有可憐那些饑餓的嬰孩，誰都怨恨這恐怖性的嘶聲。『要知道敵人聽到這孩子的聲音，明白還有娘們，所以份外要來搜索了。』於是

母親們慢慢兒由痛心而起狠心了。

「這樣餓，也是死，而哭聲又好討厭，那末還不如給他爽快的死了吧：我預備把他悶殺！」母親傷心地這樣說：她幻像到敵人上山來姦淫屠殺慘酷的情形時，立刻用手帕很容易地把她唯一的小生命結束了。

大家並不怪她心腸狠，而且欽佩她的急智，於是合口同聲慫恿每個孩子的母親，要她們都照這樣做，為保全多數生命，為避免無謂犧牲，誰也不敢違背衆意，每個母親的心裏，都好像尖刀刺着似的傷痛，欲哭無淚的先後結束了五個嬰孩。

唉！這殺子的慘劇，是誰逼演的呢？！

滾……釘……板

戰地民衆有這樣一個意識：

「與其給敵人捉了去，說你是一個游擊隊員，受盡種種欲死不能的惡毒刑罰；還不如拿起傢伙，和他拚命，至多不過吃顆子彈，死得痛快！」

敵人慘酷的刑罰，簡直不當你是一個人。而用刑不祇對於被俘的戰鬥員；你是一個不管事的老百姓，他會平空地說你是游擊隊員，加以傷害，祇要碰到他有興時，便把你去受刑，而給他們耍樂。

他們用兩塊板，敲穿了許多洋釘，覆在你胸前和背脊，用繩束縛。然後推你倒地，令在地上滾去，釘戳肉體，鮮血淋漓，越是血流多，他們越高興；如果沒有流血，他替你幫忙把你翻覆推滾，直把血水染紅了板，淌滿了地，才放了束縛，任你躺着。於是他可以省却了監視你的工夫，因你已遍體鱗傷，欲逃不能了。

再有一個慘刑叫「燭足」。把你兩隻腳翹在凳上，用一雙洋燭，點在你的腿下；讓洋燭的火燄，去炙燒你的肉。這樣，你的腿上，漸漸兒會烤溼出油汁來，點點滴在燭上，燭的光燄逾旺。直等到一支洋燭燃完光景，你的腿已燒穿，這時你的靈魂，才歸還軀壳，你是痛得死去活來。

其他像坐「老虎凳」。——伸直腿在腿下逐填木塊，使腳脛拉長。「老鷹飛」——把手臂反縛，吊於空中。這些雖然也夠慘酷，但他們却當它是輕刑看的。

誰受得這種痛苦？難怪大家有上述的意識：「與其不得好死，還不如拚個命吧！」大家堅強地認定。

夕陽已落到西山上，它已消失了當午的淫威，却還發着無力的光輝，迴射反映，把東海上空的雲兒，染成彩霞；微縐的海水，便也一絲絲閃出萬道金光。這時滿載而歸的漁船，揚帆輕駛，徐徐近移。——美麗的海角晚景，真夠使人感到心曠神怡，樂於流連。

可是，那已是過去的陳蹟了。如今非此情形：在這燦爛的海天中，消失了漁船的蹤影，却點綴兩艘灰白色的敵艦；艦上炮口向着岸，有時還會發幾炮，於是海角晚景，迥異往昔，欣賞者立刻生了憤怒淒涼之感。

然而，還不僅僅如此。便是那時候，敵艦傍邊多了三艘漁船，這是方才由小汽艇逼他駛來的，平行排列，下錨停泊。桅杆上帆蓬已卸落了。在撐篷的滑車下却有一個人影。呀！一些不錯，是一個人，手被反吊着，雙腳還在顫動。每船，每船的桅杆上都有——相同的反吊着一個人。

雖然從岸上遠望去不大清楚，但輪廓是很夠明白的。過息，敵艦上白煙縷縷的烟肉

外邊，也圍貼起幾個人形的輪廓，這時一種慘厲悲慘的聲音，就由微風從海面播達岸上。唉！這不是迷信傳說中陰世地獄裏抱火燒柱子的慘景麼？這種慘景，竟現實在人世間哪！而這活受難的，正是我們無辜的打漁的同胞。

繼着漁船上起了火，起初是星星一點，剎那間便燒得很旺了。這時太陽已整個沒落，海天已連成暗淡的一色，襯託出船上的火燄，分外熾旺，照得半天紅光。不堪嗅受的氣息，一陣陣送過來；而在這氣息中，隨帶着慘不忍聞的銳厲的悲慘的叫聲，噢！當然咯，除了桅杆上反吊的幾個之外，船艙裏一定還有人啦，現在都正活活的被殘害於「水深火熱」之中呢！

慘叫聲好容易息止了，火燄也漸漸沒入海中。天色暗下來，敵艦煙肉裏却冒出濃濃的黑煙，於是又有一陣悲啼聲送到，敵艦却在那時駛動了。

唉！在使人流連的美麗的海角晚景中，竟演出地獄裏的慘劇！

海上 慘景

最後一個

傍晚時份，紅星橋附近一個小村落裏，突然來了七個敵人。到了後，第一步是挨戶搜索，任意擄掠。大家都逃避到山上去，也顧不着傢伙財產，一任獸兵欲取予取。

陳二娘爲了婆婆所重，一時不能離開，祇在家裏隱躲。那知終給敵兵搜獲，他們便像得了珍寶似的高興，把她扭進房來。

她白晰的面龐，驚慌得緋紅。嗓子裏好像塞住了，喊不出聲音來。原來她已怔得欲哭無淚，她已現實了一刻鐘前所幻想的不幸的運命。她除接受蹂躪的苦痛之外，憑什麼足以抵抗呢？她初得猶如綁赴法場的死犯，默默地俯首受刑。然而究竟受忍受不住那種

恥辱與苦痛！當她被剝光了衣服，被按倒在婆婆房裏一張小床時，她還奮力掙扎，可是虎口羔羊，那有抗拒之力！她重病的婆婆，也硬撐下床，跪地求饒，這更不在敵兵眼中。當真的，給敵兵姦淫了。她開始嚎哭，並想用手去扼敵兵的喉嚨；結果初切得幾下耳光，而且手脚給另一個敵兵捆住。

現在她祇得預留一條命，任牠擺佈。婆婆也仍倒在地上，聽她媳婦慘痛的悲啼，像利刀刺上了自己的心頭。

一個個輪姦着，她由掙扎，啜哭，飲泣，呻吟，以至低弱了呼吸，終於沒有了聲息；她的靈魂已漸漸地離開了軀壳。

當最後一個獸兵去姦淫她時，這個獸兵，立刻翻下身來。他獸性勃勃地等待了好久，現在知道接觸到的是一個冰冷的屍體。她那含冤未瞑的眼睛，在暗的地方看去，圓睜着似乎要向他討命。那獸兵於是昏暈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一般獸兵，見出了亂子，便各自作鳥獸散，以爲他們的同類，死去了。陳二娘的婆婆，從獸兵去了以後，醒過來，祇看到媳婦直挺挺的死在床上，就想向從這個昏倒的獸兵來出氣，遂即掙扎着病體，拿起利刀，對準獸兵的心窩猛戳進去。獸兵沒有被戳死，他從劇痛中甦醒過來。人已披着重創，不能彈動，血在這一片畜牲的胸頭流，手脚擺動着。

黑暗的空中，一個裸體女屍之外，地上還躺着呻吟不能動的男女。逃避的隣人回來了，陳二娘的婆婆把方才的情形告訴大家，當她繼續地說完了話，便吐出最後一口氣，死去。大家於是憤然地結果這個獸兵的殘命。

西邊焚燒的火光，比落日紅得多。由門縫中照着毛姑娘死灰的臉上，映得黃而帶紫。火燄氤氳，窒塞她份外消息，甚至透不轉氣來。獸軍的鐵蹄，嘩嘩地在石彈路上踏過，好像點點踏在她的心頭，又痛又急。她掙力向草叢裏鑽，悉索作聲，手又抖着不敢動，直到門外靜息一會兒，她才重復跛到門前。

「趁機會吧，如果再不逃出的話，最幸運是燒死在屋內，否則或許還利……」她鼓着勇氣，並不如當初的遲疑，拔門開門，一脚踏出了門檻。

毛姑娘

鐵蹄聲又從西向飛來；她知道逃不了遠，還是依然躲進草叢裏吧。於是她又失了決心，跨回屋裏，惶急得門也沒有關，却還放心不會給噴來的敵人瞧着。

敵騎到達，背後隨着兩個賊兵，跨下馬來的敵人，揮着賊兵先走。他自己却拴好了馬，闖進門來。

像饑狼在屋內找尋牠的點心似，終於在草叢中抓住了方才漂浪着的肥羊，滾了騰的毛姑娘，忿恨地掙扎，悲憤的凄慘的嘶喊，但敵人却似乎沒有見到和聽到這些，只是嘻皮笑臉的調戲她，儘管她嚴拒怒吼。

突然，敵人的腰間，給背後人——李思與抱緊了，張狗搶了他的短槍。再有一個周仁才奪着指揮刀拚命向他腿上一砍，可是有那綁屜保護着，沒有傷了他。張阿狗看勢不像，便拋槍奪刀，向着敵人的頭上揮去。於是，一股腥紅的鮮血，直洒到驚魂未定的毛姑娘身上。

李，張，周是李思與那樣的壯天，他討起先是敢在毛姑娘屋後的竹叢裏，那時，幾憤憤磨磨，而且氣憤可憐，便動起手來；解除了毛姑娘的危急，結束了一個駭人的敵人。

戰地服務

廿七年夏，我在麗水，和幾個被號召回省服務的文化人結合起來。為要提高理論，發揮力量，直接參加鬥爭，便組織了戰地服務隊，同赴戰地。

戰地並不如後方想像的可怕，工作也比後方容易開展。雖然苦得天天跑幾十里路，甚至斷了食，但因為自意義的工作，也就忘記了生活的艱苦，和生計的危險。這樣有作為的體魄，意志，以及幹練的能力，清純的認識，宗全非實踐鬥爭中，才能養成獲得。

復仇

敵人到了新陽鄉——孝豐縣南鄉，安紮村裏，誰都逃跑。李升祇把他的老婆送到山裏，自己以為年紀老，尤其丟不了家，且等敵人到了眼前，暫時躲避；這是他認為合理的。

然而殘酷的敵人，却不肯放過一個我們的同胞，在被他們發現時，就是年紀大些的，也不能倖免。因之，李升終在敵人的刺刀下幻滅了他的冀希，也毀滅了他的生命。他的胸膛上，有了三四刀創痕，血跡淌滿了地上，身子直挺挺地倒着。

這是去冬（廿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事情。大約三兩天後，敵人退出這個村子了，他的妻子也隨着其餘避難的人從山下回來，她見到這情形，她

瘋狂地哭了。老婦人怎可以沒有他相依為命的丈夫，從此，她在苦痛的生活中，滋長起報仇的意志。

三月十七日，風聲又像前次似的吃緊了。炮聲，火光，又逐漸明亮而明顯。村人又是誰都向山上逃跑。祇有李升的老婆，依然還住着。村人曾經勸告她：

「你該知道你丈夫是怎樣死的，不要再以為自己是老了，尤其你是婦人，不聽到敵軍是連五十多歲的老婦都要強姦的麼？走了罷！」

然而，那老婦人是堅決地不走。

敵人的隊伍經過他們的村莊，她給敵兵搜着送至指揮官前。指揮官要她領路做嚮導，到孝豐城中去。這老婦人點點頭默默地向前走。

她領了一兇暴的野狼，沿着山路去，轉灣抹角，循了山嶽前進。直到指揮官察覺得路途有些不像打開袖珍地圖來看時，發現她是領錯了路，而且已經到了我們的游擊隊的地區，於是便把這老婦人拿住。

指揮官猛烈地刺她的耳光，她於是乎用盡全力嘶聲狂喊起來，這憤怒而淒厲的吼聲，震驚了當地的游擊隊。正當指揮官要把她刺殺時，四向的槍聲響了，他不得不丟開了老婦人而去指揮部下，向包圍的游擊隊作困獸之鬥。

李升的妻子伏在地上，閉了眼睛，聽着嘶殺，當殘敵們發出垂斃的呻吟時，她覺到有不可名狀的愉快，她預備自己也在呼呼地飛來的槍彈下斃命，可是她竟然沒有死。

緊張的場面過去了，她回到老家，在那里已看不見一個敵人的蹤跡。現在，她是愉快的生活着，她對着新陽鄉的鄉民說：她是已經報了仇。

野山筍，細細的長長的，腦子兒尖尖的；長過了蒲坑溝谷。

費些力，爬上了山，一枝枝攀折。鮮食，乾製（做青筍干），下飯很有味，賣得錢可以去買米，幫生計。多少人在靠着自然生長的野山筍。

但自從鬼子進來之後，筍干銷路受了阻礙，所以野山筍不值錢了。娘兒們雖仍裹了頭巾背起包袱，仍舊和從前一樣，爬上山坑去攀筍，可是辛苦的結果，還不得什麼酬報了。她們也都曉得白辛苦的理由——爲了鬼子作祟，因之一枝枝憤恨的根苗，也似野山筍似的普遍地萌植在她們的心上了。

尤其，鬼子不但使筍價貶落，並且時常會偷偷地來觀觀攀筍的她們。

於是對「洋狼」（到山野來想蹂躪婦女的鬼子）的怒火，誰都在漸漸熾旺着。——雖然大家還有些畏懼。

「你要當心洋狼！」你瞥見了立刻就要躲避！」根田的母親這樣警告她

。「我不怕，不但不怕，我們還要給她看個厲害」。

實在的，她和她們的一羣，昨天爲了聽到李九嫂又被姦了之後，份外憤恨「洋狼」了。大家便討論起怎樣來報仇，商量結果，決定了一個殺「洋

狼」的計謀，預備碰到時來試一試。因之根田現在敢這樣的堅強地回答她的母親。說了便仍舊裹了頭巾背起包袱，去攀野山

野山筍

依然像往日，結合了

一羣，在東嶽上；談着笑着，一邊採筍，一邊低聲地唱出舊腔新歌：

「不把鬼子殺乾淨，活在世上也難做人！」

「洋狼來了！」果然，眼快的銀梅狂叫起來。

「逃呀！快到草叢裏躲啊！」誰都驚惶了。小山羊怎可果真遇到惡狼的

野狼呢？難怪一見便嚇壞了魂。

還是根囤最響，大聲喊起：「我這做到昨天的話吧！不要怕，不要怕呀！」她這台聲已來不及了，而且見到的所謂「洋狼」，祇有一隻。

「洋狼」已在眼前了。牠裝腔作勢的叫她們走擺去。誰敢拗違，祇得顫慄地移近身去。但一看到牠輕薄的醜態，使他們燃旺了怒火，由這怒火，又使大家沸騰了血，漲紅了臉。

「動手呵！」根囤向另一個做起眼色。

她便雙手灣了轉去，在背上的包袱裏，抽出兩枝瘦長的腦子兒尖尖的野山筍，突然，對準着「洋狼」的眼烏，猛烈地擲去。

性慾衝動中的「洋狼」，冷不防會有筍尖襲來，立刻，眼珠跳出眼眶。於是她們都抬起石子，向受了重創的「洋狼」身上擲去。腦壳上中了幾塊大石子，漸漸地結束了「狼」命。

也許由於憤恨交併熱血奔放的緣故，她們不但沒有怕，反而高聲地唱出舊腔新歌：「不把鬼子殺乾淨，活在世上難做人！」並且把一支支瘦瘦的長長的，腦子兒尖尖的野山筍，滿載在「洋狼」的屍上。

戰地什寫

我戰勝隊，先到平海，然後翻過天目山，轉到安吉。豐一帶前線，就和那邊××師政訓處，一塊兒做起事來。

把前方情形，向後方報告，也就是任務之一。大家配合戰區環境，工作經驗，發揮具體的實際的理論，以供救亡同志作參考。因之我們在隱避敵機的樹蔭下，子彈飛過的戰壕裏，或者時燭光中，公餘游息間，每每拿着小冊子，蠕蠕動筆。

本書大部份，就在那時拉雜記錄的，起初題目「戰地什寫」。

石塊斃敵

蓮濱鄉境——孝豐縣！

——的戰事，是敵人走進了山峽的冒險行軍。西山之戰，祇一條狹小道路，我軍預伏山巔，居高臨下，在圍夾攻，很容易地殲滅了不少敵寇。其餘潰竄的殘敵，那裏辨得路徑，可是還仗着武器，碰到老百姓，便要挾他們指示他逃命的方向。

一個殘敵，在胡家壩上，把槍持着作「預備放」的姿勢，威脅一個農夫，面色惶急，口中唔唔，裝腔作勢，很明白是要求領路，給他逃生。

「好！還敢倔強，我吃

了你們多少虧，現在祇碰到你一個人，那休想活命了！」農夫自己忖。他不怕他一支槍桿，他雖很馴服地替他領路，但心中却在計劃着：「怎樣來送他死。」

一步步向前走去，跑過了很多路，轉了許多灣，却沒有碰着做對手的同胞。原因是誰都逃跑了，在這戰區附近。因之，他祇得默默地領着鬼子走。

走下了山坡，是一條溪流。溪不深闊，但終得涉水才行。他做着手勢告訴鬼子，說後無追兵，前有生路，可以從容地涉徒溪流，向着右方而去。鬼子狂喜，爲着跑的疲乏了，便在脫去了鞋襪的時候，在溪邊坐下來略事休息。

當然，他須要暫放槍桿，這却正給那農夫以一個不可再得的機會。一個放下，一個拾起，剎時槍口已在農夫手中而對準鬼子。可是太冤枉，農夫不懂開槍方法，因爲不去扭動保險機，子彈決不肯飛出來，這樣，不但鬼子急，農夫去更急。

鬼子情急，俯手拾石，預備向農夫擲去。農夫得了這個啓示，格外敏捷地向後丟開了不會響的槍，因他有勁的手臂，拾起重大的石塊，準對着鬼子腦壳擲去。

當鬼子手中的石子拋出時，他的頭上模糊的塗抹了紅的鮮血和白的腦漿。當我們的無名英雄身子一縱避去了飛來的石子時，還自然地向那垂死的鬼子啞然一笑。

二千元的頭

在長興吳興一帶，誰都知道郎隊長的名。從前懵懂地願做無恥順民的一般民衆，當時會怨尤郎隊長予敵人打擊，以致地方遭蹂躪。現在受到敵人嚴重的壓迫，大家才覺醒過來，對郎隊長生了無限好感，都來幫助他依歸他；而把怨尤移轉到爲虎作倀的漢奸們身上去。

因爲這樣，漢奸對郎隊長份外惡嫉；而敵人也因不堪他的打擊，決心要消滅他。所以起先出了五百元代價，來購買他的頭，現在逐漸增加到二千元。（時，担米價八元。）

其實，小鬼氣的敵人，連懸賞也不大。他們所吃郎隊長的虧的損失，也不止二千元，那末祇出這些錢來購買，不太便宜嗎？因此連漢奸也不願效勞，所以這值二千元的頭，仍然還在郎隊長自己肩上。

郎隊長名玉麟，籍長興。過去他是長興一個小學教員——他文質彬彬的體格，從生活與工作鍛鍊中，已具有雄昂的魄力。抗戰開始，他就努力於後援工作。他有清楚的認識，堅強的毅力，早就着眼到武裝自衛是比任何來得重要；因之對本鄉的壯丁，盡了心力去訓練着。

第一期沉戰「一面倒」的局勢不久便延及吳興與長興。他的本鄉，也就有幾個鬼子，前來佔領

竹槍

川木礮

用嚇野獸的傢伙，來嚇野獸一般的敵人，原是不錯的；不過終嫌太可憐了，用打不死人的木炮竹槍，來與機械化部隊作戰。但在這次神聖的民族抗戰中，竟像神話似的能爭取勝利，而且這勝利還是必然。

其實，這並非神話，祇要老百姓能幫助軍隊作戰，就是祇用那嚇野獸的傢伙，其力量正夠偉大，正夠爭取勝利。

安吉西坑的戰事，我軍已到了相當困難的地步，四圍高山，全給敵人佔據了，被圍在核心中的我軍，已沒有衝突的能力，敵人在猛烈火力下逐步近移，我們忠勇的將士，祇能準備作壯烈的犧牲。

。他便立刻發動微弱力量，掀起訓練成熟的壯丁，實踐係家鄉殺敵人的任務。少數敵寇，果然給他全軍覆沒了。

敵人吃着虧，第二天當然遣派大隊人馬來報復，即玉麟就把昨天截獲的火藥，予打擊者以打擊。但終於寡衆不敵，退出了村子，去到準備好的險隘的山峽中守禦。

敵人便把他的全村焚燒了，屠殺了好多人，以洩憤。當時憐憫的鄉人，都怨尤即隊長不該打擊敵人，而致地方蹂躪。他們正羨慕他鄉裏有漢奸，可以做順民。於是圖謀對即有所不利。

那時即的環境，惡劣極了。除自己的隊伍之外，簡直全是仇人。他祇得堅守着山寨，不敢貿然活動。

過後，敵人給他造機會了。在敵軍漢奸重重控制之下，大家不能苟安着做順民，奴隸滋味，畢竟一口口苦起來，既然不能聊生，誰還不願拼死呢？於是有人追念到即隊長，從此輸將糧餉的有了，依歸效力的也有了，尤其重要是敵方的情報，偷偷地告訴他，使他很容易地開展了游擊工作。

得了一次次寶貴的經驗，他們能穩扎穩打，擾亂敵人，殺得了不少敵軍的頭顱，並奪獲過很多軍需。直使敵人不能通過他們所防守的地區，而困守在城中的敵人則至於夜不安枕。現在又與正規軍取得聯繫，加上起××隊長的名義，威聲更盛，把敵人弄的喪魂落魄了。

敵人沒法，祇得懸賞購買他的頭。二千元購不得，聽說還將增加，可是得了民衆好感的頭，終必安然是即隊長自己的。

那知，山之後，敵人背面驟然發着緊密的槍聲；同時轟轟的炮聲，不但震耳欲聾，甚至全山蕭蕭作響，猶如山在發抖，這種從來不曾聽到過的響聲，直把鬼子們落了膽。被圍的我軍，覺得援兵已到，無限振奮，立刻向前衝去，取了夾攻之勢；這樣一來，不但危險立解，而驚慌潰退的敵人，受到了相當的殲滅。

事實：吃着虧的鬼子兵，那裏碰到我們的援軍。原來四向的槍炮聲，都是我們民衆替軍隊解圍的竹槍木炮，至於這種嚇野獸用的傢伙，他的構造，說來會使人發笑。

竹節鑽了小洞，灌了煤油，燃燒爆裂，一如槍聲。這叫竹槍。木礮是檳樹大砲，用泥土摻鞋子釘做了礮彈，彈出爆發，其聲既大，而鞋子釘散落在滿山的竹葉上，蕭索的聲音，像煞是山在顫抖。

怒

吼

吧

！

怒吼吧！祇要大家猛暴地起來，那力量足以自衛，足以却敵，事實擺在眼前。

曾經淪陷過的地方，經由英勇善戰的將士流着血把宅克復轉來。那處老百姓，嘗到了敵人殘酷的教訓，堅強了「要活命祇有跟鬼子拚」的意識。現在重見天日，誰還不在吐了一口氣之後，咬緊牙關，狠記着敵人！

防恐敵人捲土重來，並且是軍事上所應有的，把收復的土地，築起鞏固的工事。軍隊還要向前衝，並且要顧到別一線的戰事，當然，這個防禦工事，由老百姓來動手。那種雖然辛苦的工作，在堅決抗敵的意識下，沒

有像過去「勞動服役」似的規避落後，大家都很願意肩負鋤頭鐵耙，奮勇勤勞地努力着，有的是壯丁之外，還有老頭兒孩子們和年青的婦女。

這地方是在長興縣境晉滄橋附近。

人多好出力，還不到二天，鞏固的壕溝，像長蛇似蜿蜒了幾十里，現在祇欠些整理和覆草皮的工作了。

軍隊在別的路上，向敵人繼續拚命，這裏又顯了空虛。情報從漢奸這裏接傳給敵人，狡猾的鬼子，便又乘機來逞兇。猛烈的火力掩護下，幾十個鬼子向前衝着。步步逼近，情勢是越來越緊。

聽慣了槍炮聲的老百姓，不算他什麼一回事了，祇不過子彈在頭上在耳邊呼呼

飛過，不免有些驚恐。過了相當時間，鬼子是將到眼前了，做工事的同胞們，抵不住銳利的子彈，他們有些兒慌了，祇得停住工作躲在壕溝裏。

「怎麼辦呢！逃麼？逃是逃不了的，而且地方又要失去。那末我們還得鎮靜，還得拚命才是！」比較老年的一個向着大家這樣說。

「要活命祇有跟鬼子拚……」幾個青年人這樣唱起。

「對啊！」大家情緒高漲了，理智也斷了他們非拚不可。於是興奮憤激充滿了每個人的心中，一些沒有方才懼怯驚恐慌張的情況。

「我們隱伏着吧，等鬼子近了身時，給他嘗嘗鋤頭鐵耙的滋味，管教他沒了命去……」大家便很靜息在

新成的壕溝裏，讓子彈向後飛去。

強盜兵們奇怪着，爲什麼我們軍隊沒有反應，猜疑或許是中了埋伏，那知正當驚疑莫測的時候，壕溝裏發出暴聲狂喊：

「殺！殺！衝啊！」

這一羣怒吼，把猶疑未定的鬼子，驚嚇得拖槍飛逃。根本沒膽作戰的他們，誰也不會注意到在這羣人的呼喊聲中沒有我們的槍聲，原因是在怕着我們的大刀。

「果然中了埋伏」。鬼子還在這樣想。潰奔逃竄得連頭也不敢回，因爲有幾個稍微落後些的，已給砍倒在曠野間了。

自衛，却敵，祇要大家猛暴起來，我們是可以抵禦強盜軍隊的，事實是擺在眼前。

一炸一橋一與一毀一路一

一羣青年集合着，在一個小室裏，暗暗的燈光下。

「要是把東向的公路破壞了，他們便失去了聯絡，那末，城中的敵人，很便當的可給我們消滅。」吳××

首先發言着。——他是東吳大學畢業生，（因爲他現在還積極在工作，所以不便把他真姓名宣佈，）抗戰以後，回到家鄉，便領導一般青年，努力於實際工作。祇在刺探敵情，已建立起功勳。現在從各方面估定，破壞公路，截斷敵人的交通，大家

都認爲是最要緊幹的事了；因之集合大家來討論。

「破壞公路太難了，路面堅硬的泥石，是掘不開的。」農夫阿蘇報告他的經驗說。

「那裏，別的地方不是已把公路掘掉了嗎？祇要人多出力，什麼都得做成功！年輕的小周冒火地說。

「你不要去比沒有淪陷的地方。」領導者來分解：「那邊祇要大家幹，當然容易的。這裏的敵人，巡視得多麼緊，近來連夜間也有裝

甲車巡行。我們這工作，簡直不易下手，所以確實是艱難的。」

阿全木匠跟着說：「祇要有意義，我們大家幹。但我以為破路不易，不如用我的鋸，去鋸斷橋樑吧！」

「對的，橋樑更急待破壞。」吳××又說：「不過你的鋸是用不着，你們祇要去掘了一段路，橋樑今夜由我去破壞。」

從前坐茶店的灣老阿周，很豪爽地說：「吳先生也動手，我們怕什麼苦，我可以去召幾十個人，叫他們偷偷地過去就掘。」

最後決定了時間和地點，大家去破壞一段路。橋樑由吳××即刻動手，因為別人不知方法。集合談話，也就解散。

吳××興匆匆地掘了從

某部得來的爆炸物，走到向東十里外的公路上去。月亮沒有，星光微弱，這是工作的良夜。鬼子沒有胆步行巡視，可是老遠地照來了裝甲車上的電光。

「假使現在炸橋，裝甲車是通不過了，但爆炸聲給他們聽到，一定要下來搜索。可是如果給他通過，前面破路的人，或者已經集合。那不更危險嗎？」吳××有些躊躇。

他想了一會，決定了：「不做二不休，給他們碰過運命吧！」便立刻跳下水去，把爆炸物繫到橋腳上。從水面看看裝甲車，半步似的爬過來，車燈發出示威的電光，向四面探照。

他估計了距離，擦動着引線，然後泅到較遠的水中，等待爆炸物的爆裂，和裝

甲車的到來。

準確的，當懸崖的「轟」的響時，橋樑隨即「轟」的坍塌，裝甲車也就「砰」的入水。

這次一舉兩得的奇功，在遠處望著的吳××，拍拍手，微笑了。他上了岸循路向前去，掘路的人，已於聽到巨聲時積極工作。現在由他報告炸毀橋樑與送葬敵人的情形，大家聽着，誰不高興！於是又興奮又安心完成了加倍的工事，破壞幾十丈的路面，直把這條要道，橫橫截斷。

~~~~~  
本書封面，承由周劍卿先生設計，謹此誌謝。

本書文字，大都在戰鬥環境中寫述，不免草率，且付印匆促，未及整修；惟每篇內容，俱係事實，此則應請認為是一部寫真的記錄。



一個中年婦人，腿纏紅布綁，腰束紅綢帶，雄昂猶如武俠小說裏的女劍客，黑色的短衣袖上，還纏着臂章，寫着十二個字：

『不二玄門，如違法令，就地槍決。』

大家在茅亭下休息，奇怪她的裝束，有人意會到這是紅槍會中人，於是向她招呼攀談。我們先問她為什麼加入紅槍會？

『是的，我是加入紅槍會。我們的家鄉

曾被鬼子兵佔領去，焚屋殺人，吃着了不少

虧。現在祇有加入紅槍會，來

和日本鬼拚命，為自身防衛，

替親友復仇。』她操着安徽口

音，沉痛地說着。當子彈掃過

來他們自信身子打不進子彈，

所以敢毫無畏縮的衝過去。我們加以研究，

以為符咒是砂珠寫的，砂珠吞下，會使心臟

昏迷，那時祇知道殺鬼子報仇恨，不管肉體

拼不過子彈，昏迷地想信有護身符的。

確曾打過好多次仗，憑着大刀殺過去，

終把敵人趕走，他們很少傷亡。原因純在有

不怕死的精神，而他們却歸功於神佑。免不了有傷亡時，便說這個人沒有忠心，遭受天

譴。

『你們是憑着什麼和日本鬼子拚呢？』鄭良同志發問。

『我們每個人都有長矛大刀，也有步槍。再靠菩薩保佑，所以每仗皆勝。當日本鬼子來時，我們先叩告菩薩，吞了符咒，大家便會衝鋒陷陣，鬼子兵雖然用機關槍掃射，可是中不到我們身上。』

她說着這樣迷信的話，使得大家喟嘆了。來參謀接着說：『紅槍會的組織，就仗這

點迷信。會聽得人家說，紅槍會人，吞了咒符，便會很勇敢

地上戰場。讓機關槍子彈打。』

張婦同志為了自己是個婦

女，就格外關心了，耐不住打

斷來參謀的話。再向那女的說：『你們會裏

女的很多嗎？難道也上戰場？』

『會裏女人多得很。女人不去打仗，在家裏替他們洗衣服做鞋子。打仗時候，造飯

給他們吃。』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我們三個鄉鎮聯合的有千把，別鄉裏

也有。有的叫『大刀會』，『黃槍會』，『漁槍會』都沒定。每個會裏有一個『先生』是我們

## 紅槍會



的首領；先生手下人各有幾百千把，我們縣裏——安吉——，已有二三萬人，入了會啦」她說着好像自己也驚愕這數目的偉大。

老樓又問她生活怎麼樣？她很清快地答覆：

「我們都吃自己飯，會裏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便去做做；男的要去打仗便去打，平時仍舊種田，空時練練武藝。」

江流像不滿她的話。說：「聽說紅槍會男人可以不做工作；把這村子裏的米穀征集充公，共同吃着。還有地痞流氓，綠林強盜，入了會後專向人家敲詐。」

「決沒有這種事情。」她搶着分辨，指着臂章說：「你看呢！誰敢作惡呀？就是人不辦他，菩薩決不保佑他！」但她又轉臉：「就是有，那也是極少數的。」

「無論怎樣他究竟是民衆自己的武力呢！而這武力又完全建立在抗日自衛的意識上，我們口口聲聲發動民衆，那裏有這樣偉大的成就呢？」多誠同志維護了他們。老樓接着說：

「迷信的意識，是太荒謬了；落後的武器，又是太可憐！而他們抗日基礎，還不是建築在狹義的報復主義這一點上，動作上又是各自為謀，沒有聯繫。這些我們必須加以糾正或改善，使得有更大的發揮。」

「聽說×軍長將召集訓話，並且預備把他們改編為×××。」朱同志說着又向女的問她知不知道？她搖搖頭。

太陽沒落了，她還要走十里路回到家去，於是她起來向我們說聲「再會」，便拔步邁行。羊秀珍目送她走了，好像很出神，爲的她自愧不如。

〔遞〕

〔步〕

〔哨〕

有一時期，拚命苦鬥的戰士，每一回頭，祇見到後面的老百姓，跪的跑了，逃的逃了；使他們深深感着不便。爲了要顧到接濟，不能安心地向前衝去，往往致於



失敗。這便是告訴我們：抗戰祇靠軍隊力量是不夠的！

一切由於大時代巨輪的推動，全都向前進步。尤其吃過敵人的虧的同胞；能很迅速的自覺起來，把從前逃跑的恐慌情緒，一變而為深濃的救亡意識，振奮堅強地發揮出偉大的力量來。

「軍民合作打勝仗。」這是天經地義。要捍衛國土，要抵禦強寇，非每個人都動員起來不可。軍需的運輸，傷兵的擔架，誰都願意來效勞，誰也知道過去逃跑是錯誤，現在一定要幫助軍隊了。

於是，在戰區中或貼近戰區裏的同胞，經過一二次懇談之後，無論那個都肯自動起來。每個鄉鎮，每個村落，立刻組織起替軍隊幫助的團體。壯丁全部參加，就

是年紀大些的，祇要他有一分力，也全都加入來盡他的力。

大概是以鄉為單位的。各有運輸隊和擔架隊，從後方運上去軍火糧草，由前線送下來負傷戰士，都由他們一站站絡繹轉送。因為都是山路，舟車不通，三四百里的長途，全仗這樣一段段輪送。

每天大約在站上等候了幾十個人，專等着經常的運輸。有時有大批子彈到來時，他們大家都來，多到幾百個人。他們放了自己的生活，或者還是餓了肚，他們却都很情願，不但沒有怨尤，而多是能自覺自動地努力服務，越是子彈到得多，每個人越是歡欣。有次幾每個人連續迅速的挑擔向前，給予外國記者一個極好的印象，

使人們明白我們抗戰必勝的力量，是由於每個同胞的身上。

除了擔架隊運輸隊之外，再有一種重要的靈敏的組織，便是「遞步哨」。他不但是一個信息傳遞的機關，也是含有情報網的意味。軍隊裏傳令兵不諳地理，無須嚮導，祇要由遞步哨逐步傳遞，便能很敏捷的完成任務。某地裏有個情報，立刻由他傳到上面去。如果碰着要散佈消息，那更便當的可以由他傳播到各處。

每鄉的遞步哨裏有好幾個人，能夠分遞到好幾路，就是深夜，他們也等候着。這種縝密的敏捷的組織，幫了軍隊不少忙。

——上面的情形，是見到於東戰場，浙江省第一區各縣境內。



# 天 空 掉 下 子 彈

雙方二晝夜不曾稍息的猛烈密集的機槍的掃射，驟然停止。天空中隆隆響，敵機自西南來，繞過大軫山，便迅速低飛，在山狹中的平原上，貼近地面掠飛而過。這種悠然的姿勢，敏捷的動作，使關士們幾乎不啻它是一具殺人怪物。

我軍陣地前，原置有大白布，中間畫有紅的太陽。那時這塊布上已安放下好幾隻木箱，木箱裏全是子彈，這是天空中掉下來給我軍的，由方才掠過的敵機輸送來；子彈從天而降，也正是敵人敬我的禮物，難怪誰都笑哈哈。

事情是這樣的：

敵人第二次進擾孝豐，佔東鄉大軫山為據點，頑強地堅守着。他們把陣地佈置了，又利用地形，高架起機槍，準對着左右側的石筆山冲天山上的我軍陣地；密集火力，

猛烈掃射，我軍是一再的奮勇攻擊着。這樣經過了兩晝夜，還是繼續相持，我軍便分了兵力，遙遠地去從後包圍。

迂圍的策略完成，截去了敵人後路，接濟斷絕，同時消耗又這麼多，於是，敵人便發電求援，敵司令因此才決定用飛機輸送子彈接濟孤軍。

電流在空中飛，誰都得截獲消息。我軍得着情報之後，立刻佈置起來，用大白布畫了紅太陽，平鋪在陣地前，這個敏捷的布置下的目標的目標，便使敵機上了當。

現在子彈是送到了，槍手立刻密排射擊，那幾百個被圍的殘敵，見到彈落我手，所望已絕，經不起密集的掃射，便七零八落的在他們自己的彈火之下倒下，剩着的四散潰竄，終於給先後解決了。



# 與我為友的敵哨

是一個嚴寒冬夜，呼呼的北風，把新懸空際的下絃的月，吹得更暗澹更冷酷。這種嚴肅的寒光夜寂中，祇有我們威武的士兵，在鐵血交織的前線上，毫不畏懼地担起神聖的天職，竭了忠誠，執行殺敵的任務，風霜冷峭，凍不了他熾熱的心情。

戰場上寒光景色是一般的。不過有些地方，正在炮聲火花中，作劇烈的搏鬥；有的大地，却像凍死了似的不聲不響。然而局面一樣是緊張的，戰鬥的固然在決勝的焦點上，不聲不響的，却也一些不能鬆弛忽略，一樣在窺機進襲。因之我們的前哨，老跳躍着心頭，想成一番殺敵功績。

就在這寒寂的戰場上，趁着越發暗澹的月色，張老榮偷偷地向敵哨進逼。他雖躡腳前進，但枯草嘶索，和憧憧矮影，一定會被敵哨發現的。可是太奇怪了，木鷄似的敵哨兵，却依然未動，這到反使老榮怔住了。

出於意料，一步步逼近了，敵哨可老是不動，讓老榮走過去。於是奇怪的遭遇，迷

惑了老榮，他索與毫不隱蔽的跑過去，鐵冷的槍口，準對了敵哨，而敵哨還是毫不為意地站住。

現在老榮面當了敵哨，敵哨依然木立着。怪異的場合，終使老榮莫名其妙地去握他的手，敵哨雖然不作聲息，却從他緊握了手時，如像在說「與我為友」，對老榮表示一番誠摯的情態。

這樣，老榮竟要了他的彈藥槍械，然後放了幾響，便敗步奔歸。

聞聲驚恐的敵兵，起了一羣極大的騷動，非常猛烈的火力，又毫無目的地掃射。當然在老榮的嗤笑中，敵人又作了大量的消耗。

當老榮呈繳敵哨的槍械時，大家都替「與我為友」的敵哨可惜而痛惜。因為這位覺醒的敵兵，決不能存活於瘋狂的獸羣中。不過不是他具有正義感，更有不畏罪的精神，決不會有這樣奇怪的場面的。



# 『大·神·御·守』

是一個春節裏的什麼日子，大家都喜說些吉利話。就在這時候，毛兒提出：『大神御守』四個字，說是討彩頭。

固然不很明白『大神御守』的含義，但當字面來臆測推斷，也許就是『菩薩保佑』的意思吧。大家莫名他的來歷，却也料想會有一個使人興奮的故事。便聽着他說出來。

『並沒有希罕的事情，祇從日文上抄襲了這句話。』毛兒爽朗地撇開了，然後報告着：

『敵兵委實太可憐了，他被逼來送死，他卻不願死，不肯死。不過他到臨死又還沒有真正的覺悟，所以未曾積極地反抗地走向他活的生路，祇有消極的迷信的來冀免一死，因之各式各樣的護身符物，便滿塞了他們的袋子裏胸口上。』

『爲着迷信產物實在使人可笑，所以我碰到敵人的屍首時，先要抄他護身法寶。在過去搜獲了『千人針』時，我會驚異它工績的繁重，想着花這這麼多的精力，做出這可笑的东西，真覺得太笨了，不過那時也正佩服他們強大地表現出『忠君國愛』的愚馴思想。』

# \* 偽 軍 \*

『游擊隊馳騁杭郊』，『便衣隊激戰西湖』，這些醒目的新聞，近來隨時見到，怎不爲之欣慰，爲之振奮！

本來，深陷池沼的敵寇，他的泥足，已站不住在任何據點上；長長的戰線，早把他的兵力分散，分散得非常薄弱。所以杭城殘敵，便也因事實的限制，在數量上大大的減弱了。

保衛我們民族的巨人——游擊隊，以這樣有利的條件，便格外容易向敵陣後方，英勇地挺進了。

聽說我們的巨人，在杭州近郊，甚至城內，除了予敵人嚴重的打擊外，與民衆的聯繫



「在近來，這麼工績繁重的東西，再也見不到了。當然在敵戰的氣氛籠罩下，再不會替征人虔頌了。因之被搜獲的護身法寶，便祇有幾條紅綾布或白紙條，上面刊印一些字。這便是軍閥用以慰藉那愚蠢的頭腦。」

「你看！」毛兒說到這裏，便從袋底裏拿出幾張紅綾字條，大家相互傳閱，祇見上面除了「大神御守」四大題字外，再有幾行寫着：

具一切功德慈眼祇衆生

福聚無量是故薦頂禮

大本山永澤寺

風波除災御守

稻荷大神御守

「大神御守」，原來毛兒的彩頭，是從戰利品上抄襲來的。大家立刻現出無盡的欣笑，這欣笑中，包含許多情緒：除了高興這是從敵人屍首上獲得來的，含有血肉換取的光榮之外；又可憐可笑那些別國的敵兵，到死明白否護身符不足護身？終成爲萬惡軍閥的枉死鬼。

## 征途上

漫漫的長途，都能忍耐地前進。記得一個雨雪交加的黑夜，結隊摸索，在山坡上行進。大家唱出激昂的歌聲：「肚兒餓，眼兒麻，死也愛咱們中華！」風兒吹，雨兒打，都要打回咱們老家，「這是多麼雄偉的情景啊。」

，更爲密切。凡在稍爲熱鬧的地方，巨人在飯店菜館吃了飯，立刻曾有人替他算鈔，甚至有人說：替他算鈔飯錢的，却正是偽組織中的漢奸呢。

巨人可以任意縱橫，在敵人的防地裏，當然已使敵人落胆。可是狡詐的敵人，却還常常虛張聲勢，巡邏示威。近來每在正午時分，好幾車裝滿鬼子的汽車，接連的向各街道疾駛而過，橫闖直撞，耀武揚威，看來固然神氣十足，那知却是空城計呢。

原來車上的所謂鬼子，多半是「偽軍」。而這「偽軍」，說來好笑：並不是組織上的偽軍，而是身爲木製，沒有生命的真傀儡。藉了軍服的掩飾，儼然操槍，挺坐車中，怪不得巡邏車要疾駛得比兜風還快，玩這種真空賣空的鬼域技倆，足見鬼子實力「雄厚」之一斑。



# 張連長死守江北

## 抗戰將士的壯烈精神

卅年四月十九早晨，敵寇在甬江企圖登陸的地方，並不止江南一處，江北方面，龍山和蟹浦同樣吃緊，不時以汽艇戈游。特別在石塘下兩泓一帶，也有小汽艇伺窺着，且有靠岸涉塗的模樣。這裏的守軍，是×師第×連；連長張斌，是個英俊的報國有心的青年。他平時守備，本來相當嚴密，這次得了前方的報告，便立刻奔到海邊去。

這時天還沒有亮，二架敵機却已在海岸上濺施轟炸，許多士兵，已經犧牲了。敵人的汽艇逐步向岸靠攏，岸上機槍，僅有一架，張連長指揮着向汽艇掃射，可是汽艇數量太多了，向南邊掃射，顧不得北側的汽艇，向北側射擊，又顧不到南邊的，這時大有寡不敵衆難以應付之勢。但張連長却能力持鎮靜，把僅有的機槍，向塘後壕溝中不時移動，由北至南，自南移北，這樣往復射擊，同時輔以步槍，敵寇汽艇，雖然還在頑強地駛近，畢竟不敢登岸。

機關槍手給炸彈彈片彈傷了，立刻停止射擊，在這火力中斷的時候，敵寇就奮勇地趕上來，一個個從石塘的石縫上攀緣，或者在泥塗中跋涉，步槍手固然瞄準着擊落幾個，但那裏殺得住冒死突衝的敵寇，同時低飛的日機，偵察掃射，使你不敢抬起頭來。那時間，真是危急透了，張連長也估量這次會守禦不住，但他決不肯從向後撤，他立刻下令，叫弟兄們不要顧着敵機，冒險射擊，自己跳出戰壕，奔到機槍邊，拚命地向左右掃射。

敵機發現了他的目標，濺射炸彈，這時戰事激烈極了，敵寇有十幾個已爬



上了岸，可是突然間，離開戰壕後面的高高墳墓裏，有好幾架機槍，同時放出猛烈的火力，直接擊落了正在登岸的敵寇，其餘的見着這奇突的火力，才不敢繼續前進。待等機槍前移時，日艇就即向外逸去。

原來增援的機關槍連，正在戰事激烈時趕來的，才造成這難得的優勢。不過當時假使沒有張連長盡力支持，就決不會有這樣好轉。南泓不失，江北保全，正是張連長的功蹟呢！然而這位威武的連長，早做了敵機的目標，和許多英勇的士兵，犧牲在敵機炸彈之下了。

一連的弟兄，回轉田央周連部時，僅剩下一十三人，他們淌着悲壯之淚，訴說上述情形時，誰不悲慟！

## 戰士之死

站在大時代最前哨的戰士，不祇以肩了槍桿向敵人掃射，可稱為盡了自己的力量。

他是並且要啓發蘊藏在民間的力量，使發揮增強，成爲敵人無可摧毀，並是能起反抗作用的的主力。他不僅在未失去的地域，使敵人因之不能進展；並且打從敵人佔領的後方，建立起嚴密的組織，用以反攻爲政權，反攻

敵人。這樣，不是像在槍林彈雨下火拚肉搏的弟兄們，同樣的受人崇敬嗎？值得大家崇敬的工作，定是艱難困苦，並得預備犧牲，忠勇的戰士，當然具備了這些條件，不過在崇敬他到底工作的大衆，對於戰士的犧牲，不得不與起哀悼之思念。

好像聚全省羣英的省戰時政工人員訓練團，首次派卅位壯士往戰地。沉毅而英勇的得仁本，他也在大家歡送中默然別了。過後聽說他是默默地在工作，現在却又由周劍卿告訴我楊同學成仁的事實。難得的！當他被敵奸殺時，仍然是默默地不作聲。那種



不屈服的氣質，和視死如歸的精神，使我不僅為同學共事的關係，而致友誼的悲切，正為他犧牲在偉大的工作上，不得不崇敬地深深哀悼。

他在××集團軍裏，擔任情報和組織的工作。他打從敵人的後方，刺探軍情，組織民衆。仗他神奇的化裝術隱藏着，在敵人佔領地區內，跑來跑去，默默地幹他偉大的工作；建立了不少功勳，屢次獲着總指揮嘉獎，和大家的崇敬。

因為早一天約了很多保甲長，預備第二天開會，討論一個秘密組織的辦法，所以他不能不去出席。雖然那天是「五卅」，是敵人緊防我們報復的日子，沿途是加緊了戒備；但他為着信義，為着急想開展他的工作，便堅決地不聽同人的勸阻，披挾着一頂雨傘，出了門。

白天過去了，戰士不曾歸來，誰都擔愁着，因為他太容易碰着危險，「或者是出了岔子了。」誰都這樣想。第二天，大家都出動，循着路去查訪他的下落。

訪問過不少路，終於在平（平湖）乍（乍浦）公路中間的大石橋上，發現了戰士遺棄

下的雨傘。由這蛛絲，尋到虹霓堰附近一個破廟中，果然見到戰士的忠骸，躺在地上，血肉糊塗，簡直認識不得。腦壳上有三個槍創，心窩上小肚中，都有兩刀傷痕。左近的老百姓，告訴說：

「昨天有兩個人從大石橋上追他來，到這裏他才乏了力而被拿住；便在這破廟裏吊打起來。大家都明白又是漢奸在作惡，但誰都不敢過去看。祇聽嚴刑鞠訊到三四個鐘頭，死者始終默然，沒有開口，僅有幾聲『嗚呼！』大概是受了剝刀吧；直等到兩響槍聲之後，兩個人便走出去了。」

戰士便是這樣的默默地成了仁。「壯烈的犧牲！」大家在崇敬他的工作之後，都深深地哀悼着！

## 被圍

敵寇早晨在鎮海登陸，到下午已沿甬江衝進三十多里。在陳家莊上，把內子陳華主持的學校圍住了。身穿制服的她們，那時無可奈何，祇得隱蔽在雜亂的貯藏室裏，一任敵人去搜索。僥倖未被發見，然其危急情形，實足令人咋舌。



## 連長的頭

鷄脚山——安徽欽裏——

左側高地的敵人，頑強地堅守着。這是對鷄脚山一個特角的據點，我們為收復鷄脚山，似乎先該把這塊高地克復轉來。因之爭奪戰隨時展開着，這一座小小的土丘前，烈士們洒過不少熱血，然而殘敵憑着鞏固的工事，還是不會動搖。

郭連長——××師——自從接防之後，無時不想把這高地上的敵人殲滅。可是他用了許多戰略，故是未達目的，慧爽的他，便大大的發火起來，更堅定了決心，誓必要完成他的志願；從此，血戰又復接連的開展了。

他發佈了前進的命令之後，衝鋒的號音，便領導着向前

進攻。原來他已身先士卒的帶着號兵前進了。當他在這種情勢之下，英勇的士兵們，那個還不前仆後繼的奮力挺進，結果便壓倒了頑強的敵人，使他潰竄。但誰知正在廝殺衝擊追肅殘敵之際，敵援却由另一方向側面攻來，這樣，處於被圍的我軍，不得不迅捷地向後撤退，隊伍雖沒有犧牲，終於突出了重圍，然而我們郭連長，却竟失了蹤。

第二天情報：郭連長被捕，並說已經遇難；受盡敵寇殘刑之後，被釘在木板上。這個悽慘的消息，當然引起叱咤的憤懣，誰不想替郭連長去報復，不過一則消息沒有證實，二則沒有進攻的機會。

大家沉悶了二三天，又是一個消息：說郭連長的頭，懸掛在高墩的樹上。果然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流着熱淚，痛悼勇猛的連長，同時激發起無限憤恨，立刻，在×連附悲壯憤激的影響下，全連士兵，準備繼續進攻。

「我們現在雖沒有連長身先我們的領導挺進，但我們的連長是早在前面了！弟兄們！我們向着連長的頭前進呀！」

廝殺聲很快的衝上了高地。猝不及防的殘敵，被擊得落花流水，整個崩潰。大家便疊起敵屍，放下連長的頭，好像感到了無上的安慰！



到了前線的後方——於潛，便有掛彩（負傷的雅稱）的弟兄，由老百姓扛到。他們扛的擔架很簡單，僅僅二支毛竹，兩頭扎了橫檔，中間用草索紮住，再鋪着草。傷兵躺在上面，身上又蓋些稻草。這種簡陋的擔架，却極稱舒服，而搬運容易，材料現成。

看到這擔架上受傷的勇士，「你們正爲着我們老百姓，……受了這名譽的傷。」不禁起了無限的敬意，感謝與同情。「這裏有受傷軍民收容所，我們應當先去慰勞。」大家都這樣說。於是慰勞傷兵，便成爲到前方來第一起事情。

我們沒有資力，足以購辦物質。我們却印了些文字圖畫，帶了一顆熱忱，去作精神上的慰勞。他們知道我們從幾百里外來首先去訪問的，也確乎很感謝。我們分別作個別慰勞，創傷的他們興奮地告訴作戰情形，一副忠勇的神情，令人敬佩。我也把後方民衆對他們熱烈敬愛的情緒告訴了他，彼此在感動的時候，竟會拚出熱淚，「希望早日全愈，重上戰場！」猶如在「咱們要反攻」的劇中，振奮異常！

## 慰 勞

我們去到更前方，沿途上隨時可以碰到傷兵。老百姓很勤慎地擔架他們往後去，在站上，更換一班人，暫時休息，所以每個站上，有時有很多傷兵。

大家隨時隨地向他們慰問。身上有錢時，想買些東西給他們，蘇餅據說不可吃，水菓沒有，祇好買幾塊糕送他們，或者把身邊的毛巾墊了他。一個傷兵頭頂沒有遮蓋，我把一頂涼帽替他蓋上。這些他們也知道物微情重。

老太婆和小孩，他們也明白勇士的掛彩，是「爲着千百萬婦女兒童」。所以也很誠懇地來慰勞他。每個擔架站上，可以見到老太婆或弟給傷兵吃，或者柔和像慈母般去撫慰他，小孩子們更碌碌的端着開水給傷兵喝，有時說着使他們解頤的天真的故事。

有的地方，更有婦女替他們綁紮換藥，或慰勞奉侍。總之；這些慰勞，在替我們拚死負傷的勇士，都能直接受到，足以表示我們敬愛感激的心了。

★ ★ ★



## 雨夜移動

敵人第四次進襲安吉，我們在城北四十里的梅溪鎮。上半夜受了空襲，在街心中田野間吃着好多炸彈。下午炮聲漸密，前線探報未到，情況不明，尤其敵寇多寡，不知究竟，一時沒有把握，所以大家惶急。

輜重兵絡繹把子彈退回來，師部消息：我方戰況不利，從嚴橋方面來的敵寇，因為沒有好的地形，可以阻斷，所以不易抵抗，現在大約距離十外里。孝豐邊境掉來的隊部，還沒有趕來，情勢確是很危急了。

機槍聲由隱約而聽得很清楚，師部決定移動，叫我們也準備好。天已黑下來，還落着雨，各人整理物件，或者探聽消息，其聲討論應不應撤退，

及移動的時間，緊張的空氣中，都還鎮靜。

雨落得更大，却掩蓋不下辟拍的槍聲。前面在步步抵抗，一時不會衝到。上級來關照：明早難免有敵機濫肆轟炸，所以於黎明之前，必須退出。大家以為遲早要走，不如從容而行，這時省抗衛會慰勞隊已經離開，我們也就集合起來。各人肩負起被包，還帶些公物，笨重的炊事用具，決定拋棄，每個人力量不約的，散棄些衣服，更有可惜地丟了書籍。五木同志帶了藍水在白牆頭上寫日文標語，汪同志也去把帶來的日文傳單，散遺在各處。預備在此地放棄時，告新一般枉替法西斯當炮灰的可憐的敵寇，促悟他起來反戰，使得自拔自救。

槍聲更緊，黑暗裏看到飛紅的火色交流在飄着雨絲的空中。有時竟有下墜的子彈，落在眼前。師部來催我們走，並關照不要照火，燈籠手電筒都失了用處，大家只好整了隊伍，一個個跟着走。

時間大約午夜了，頭上的雨仍很大，祇有一頂涼帽抵當。路上有泥土，因為久雨濕透了，一腳下去，深陷尺許，跋涉而行，一分鐘僅僅走上幾步。

好在還有個本地人，熟悉路徑；他領着不走直往城中大西畝市，這樣大家可以安心地走，不會被敵兵追擊或包圍。肩上的東西，委實負不住，祇得沿途陸續丟拋。好多人跌得泥滿全身，眼兒紅，口兒渴，肚兒飢，尤其因是後退不，是向前，精神上份外沮喪。大家默默無言，一步步移動，及到天已大白，才到目的地。便一起倒睡在破廟裏的大殿上，暫時休息。



## 梅溪三夜

浙江省自衛會戰服團，省一區政工隊，到達安吉北鄉巨鎮梅溪的那一天——五月十三日。前方戰訊雖不很好，但究竟還在幾十里外的天平橋那邊，因此，大家鎮定工作。兩個團體為慰勞戰士，表演話劇，便在溪邊廣場，搭一座台。入晚，台前座滿了武裝同志之外，一批批男女老幼，都以初夏涼爽，新裝蒞臨；那時月光明亮，照耀得一片銀色，大家坐在石凳上看看晶瑩的溪流，或在綠茵上散步言笑。過歇話劇演出，歌詠高唱，誰都在愉快中感到興奮。

第二天早晨，街上還依然熙熙攘攘，被燒後剩有一大半的市集，還很熱鬧。但是敵機又來肆虐，多數個輕磅炸彈投擲過以後，商店又關起了門。下半年一次次的消息，傳我們

## 慶功宴上

那天在梅溪鎮上，××師政訓處劉處長，於下午三點鐘，邀我們去吃飯。戰區裏尤其敵人方才趕出的地方，沒有好的吃，但也殺了兩隻雞，還從田裏捉了些黃鱔，再由他夫人來斟酒，這樣誠意的招待，是使大家感謝、高興。

「一杯淡酒，以慶諸君的努力，並祝來日有更大的成功。」劉處長起立致詞。繼由汪同志提議把各人昨天的經過來報告，並由他先說起：

「我到離長興城八里的××橋，那邊漢奸很活動，可是人心不忘記我們的。大家很能服從鄉保長的領導，因之鄉保長常常給漢奸謀害。現在不能公然去問鄉保長，祇有忠厚的義民悄悄的領你去會見。真好危險，我們這次沒有化裝過，×鄉長見到會發怔，快快替我換上長袍。」

「當我慰撫他們之後，他們第一要求把他們武裝起來。他們假使有武器，立刻肯跟敵人拚，一定能保守家鄉。」

老嚴立起報告：「那邊本來有情報網和遞步哨的組織，可是全給敵人破壞了。現在織拔了幾個熱心青



失利，於是人心更慌張起來。攤子裏的老闆娘，愁面哭臉問着人，她希望失利消息是不確實的；怪可憐啊！她從長興逃到這裏，以變賣剩餘的貨物度日，如果這次消失了她僅有的財產，她將怎樣活呢？然而消息却仍不好，天也傷心她似下着混——雨着；並且逐漸黑暗下來。正當暗黑的時候，槍聲步步響近，一批批逃難的人由前而後，苦風凄雨籠罩下的慘狀，終於在師部移動後，不由我們再言戀了。

據說還未到次日上午九時，敵機已第三次飛臨在營地附近。敵機成性的敵人，當然地屠殺焚燒。自午起火，晚上敵機還在炸着；燒去紅的黃的，擦亮了光明皎月色。唉！槍聲，在暴敵刀光槍聲下，又不知死亡我多少同胞；而三里長街的繁盛市鎮，又被化為灰燼，我再也不忍詳記那慘痛的第三夜了。

年，他們肯負責的去探聽敵情，並且沿途設立好遞步哨，全都很秘密，不會出亂子的。」

輪到劉同志，他說：「我去的地方叫××口，有一次敵人在夜裏進擾，把全鎮完全包圍，任他屠殺，所以現在夜裏是沒有人住，他們也是多麼渴望能夠武裝！」

「昨夜剛巧，

說：「大約」

理他，說：

且逐步近

約越過前

，大約」

攻襲。

「這下」

預備替自製

「趁着這

幾步哨和槍

老百姓都很

現在由

演說。酒性

狂的性情流

味像煞敵人的



上海大明實業廠

# 著名出品

警鐘蠟紙  
打字蠟紙  
磨寫鋼版  
手速印機



## 戰地血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 初版

售價法幣五十元

作者 盛行

發行 大志出版社

印刷 順發印刷所

經銷 勵力書局

上海拉都路  
三七九號

上海北海路  
一七一號

上海山東路